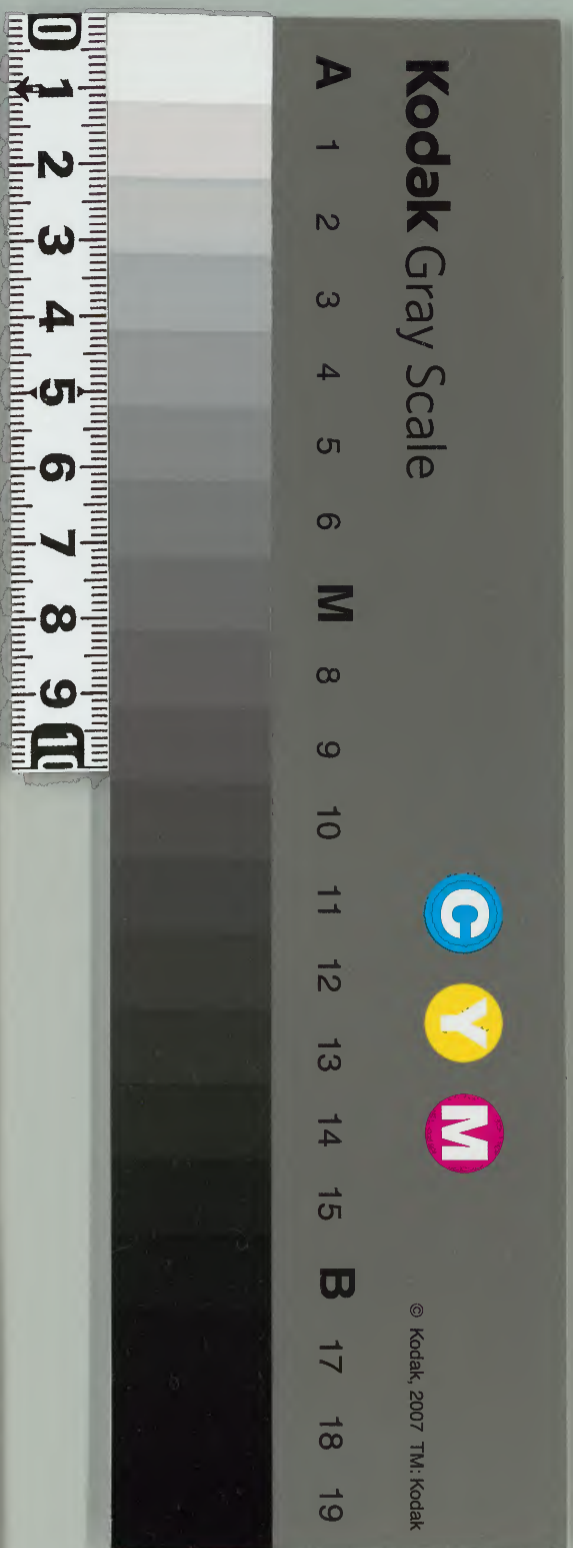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十一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 13 )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三

淺草文庫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奇節可以踰人徒以屢蒙恩私橫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



以二朝聽而傳聞不察指其多端獨荷壽皇天  
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  
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  
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  
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驚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  
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勦形  
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  
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躋兼熹祖鄉徽  
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  
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爲敷奏

特與追寢新命令喜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  
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  
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  
功旣已並用群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  
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  
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  
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



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偽至於墳墓田產有  
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  
爲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憂疾  
病孤危千萬之幸千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  
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  
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  
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  
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

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  
忘斯義又況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覃  
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祇受豈  
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爲遜避上  
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  
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爲甚今但拜官入  
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爲群若但草  
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  
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  
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



便見疎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  
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  
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今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  
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  
熹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寅綏  
侵擾鄉鄰紊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祇受而  
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為辭者

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  
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  
自解伏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  
將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  
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  
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深零但熹衆疾  
所攻目昏為甚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  
堪者竊恐黽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為罪



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  
冀蒙聖慈矜閔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  
則熹區區不勝幸甚干瀆崇嚴無任俯伏俟罪  
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  
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  
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  
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優幸自惟么  
麼無所取材乃蒙聖主覆冒容載之恩公朝委

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  
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  
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祇赴必至貽患千里獲  
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  
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  
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爲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  
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  
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業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滿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恩改畀郡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憐今熹依舊奉祠固爲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

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爲甚幸屢瀆威嚴俯代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容勉彊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證昨以餘疾雖切已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敢一一陳述而專以目肯爲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故不敢必求祠祿



而并以閑局爲請區區愚悃有謂必蒙矜憐不  
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爲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  
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  
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  
奏除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  
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  
別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千冒威嚴無任  
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能祗赴錫  
宴妨廢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  
到任今恰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  
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自幸以爲若得  
憑恃威靈更且彊健誓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  
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之間  
亦得以隱覈姦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  
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  
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  
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苦  
脚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倍於常年遍傳兩足



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滿散錫宴之日病勢  
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彊自扶掖  
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憂  
悸反側無地自容只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  
民之上又况在告日以獄訟稽留今雖略能彊  
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  
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  
爲害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  
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蒙行下已是後  
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之責以

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爲計輒冒萬死哀  
籲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  
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爲中外臣子之戒臣  
死且不朽儻或憐臣愚暗拙踈疾病狼狽之實  
不加大譴曲賜保全使臣得以自裹殘骸歸窆  
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  
輒露投閑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



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  
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  
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  
效疲驚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  
男暫往婺州遽尔天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  
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  
未便雖欲彊自扶持甦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  
欲望鈞慈特爲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  
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  
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祕閣修撰差主  
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事高  
伉管幹訖獨念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似昨者  
誤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已曾除授前件  
職名熹以無名授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  
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余以來  
曾未再暮守郡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



禍患輒平便私已乘陳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  
不謂天慈矜閑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躡  
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祕閣修撰恩  
命熹實不敢祗受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許熹辭  
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其於公朝  
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  
以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

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  
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  
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  
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  
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  
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  
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  
聞命不違謹已即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



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  
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  
故巧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  
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  
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  
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  
致其爲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  
旌勞獎退猶頗有之而熹之辭受取舍尚不爲  
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  
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

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  
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望鈞慈特爲敷  
奏收還已行誥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以舊  
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  
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  
一昨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  
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狂僭之  
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



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  
褒之節覩顏冒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  
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際曲為敷奏得  
從所乞實為至幸千恩頻煩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燾十月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燾荆  
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  
任滿前來奏事燾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  
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燾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  
男物故輒丐閑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

任方及月餘几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摧  
頹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  
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還成  
命令燾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燾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燾昨以私家患難乞歸  
治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  
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  
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



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  
憂患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  
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  
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  
俯伏竢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  
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  
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  
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

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爲辭便欲起發前去祇  
服職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  
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  
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  
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  
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  
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  
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  
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  
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



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官土  
豪已慘然不樂怨謗遽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  
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  
遭誅夷已爲幸免更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  
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  
不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効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爲不度時勢  
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罄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

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  
督遣之嚴俯念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  
爲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踈思慮淺短  
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  
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  
自効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爲敷奏收還成命  
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  
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



劾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  
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  
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  
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罹罪戾當  
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  
又申以訓詞慰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  
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疎遠  
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  
即日就道祇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  
災病相挺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併於

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瘥  
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  
既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  
無廢務在熹愚分无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令熹補瀨舊任宮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  
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  
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  
罪戾自劾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



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喻丁寧反復勤至踈賤  
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  
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  
容起發前去竊慮又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  
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  
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  
甚冒昧威嚴俯伏竢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  
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

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群  
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厖鴻不間幽隱擢  
自門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即  
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  
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况靜  
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  
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  
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  
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替留朝命在熹愚分尤  
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



熹依舊官觀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  
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  
除知靜江府重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  
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便而內有揆度迂踈悖  
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  
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其官特賜  
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  
尊不勝惶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  
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  
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墮  
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  
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  
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  
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  
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獲免謹訶然而內自省  
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



敢拜受況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  
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  
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中命  
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  
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  
爲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  
處鎮壓而熹乖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  
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  
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  
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

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閱再爲開陳收回誤恩  
俾還舊秩熹不勝所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  
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  
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  
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  
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恐踈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踈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百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二年之間三被投擯自惟何

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今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  
竊祿養病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  
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踈昨  
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  
陳悃幅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涯  
分實所未安又況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  
玷近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寢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賜開  
陳使得仍舊奉祀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  
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宮  
觀考任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  
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  
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有踈頑略無檢  
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  
謂今者尚闕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是敢冒  
昧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  
畀偏州改命通才往奠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  
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



勢熹不勝鞠躬祈懇引領俟命之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  
復有狀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咨時  
彥往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為幸大  
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  
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  
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為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  
為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

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  
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  
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  
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  
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  
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  
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  
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



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  
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  
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  
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  
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  
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  
赴行在奏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為謹已望闕

祇受稱謝訖恭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  
寐俊傑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  
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於時  
亦恐適足重取嗤謂况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  
不堪治劇為憂故敢輒以投閑為請又以未蒙  
開允未敢再干朝聽誠不自意謬恩猥及俯仰  
踖躅無所逃避若使區區之精神筋力稍堪勉  
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茲其消埃以卒平生受  
君憂國異義願忠之志願實支離不堪扶曳收  
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



免控瀝肝煎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蟻  
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誓朝命又  
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路運判何異迤  
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  
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踈不適世用  
蒙恩補郡并以一道軍已為寄到任未久已覺  
疲憊方恐仰孤任使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  
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

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嗣皇訪落之初  
政而目疼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  
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  
指揮外欲望某官察其悃悞曲賜矜憐特為敷  
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  
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澶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  
踈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  
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



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  
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  
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  
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  
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  
闕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  
職然後有以發摠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  
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  
踈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  
超躡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

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  
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  
加以盲聵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  
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悃悞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  
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  
方以疾病迂踈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



擢陞次對之聯俾司勸講之職除命超躡近比  
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  
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避之  
實但使暫詣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  
堪況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幄既冒叨踰之誚復  
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爲敷  
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廩庶安愚分免  
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

命今到信州仍準尚書省荀子奉聖旨不允昔  
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再干旒扆蓋念  
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  
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  
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有循省已爲過分所有  
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祗受至今  
僅及三年其間即无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  
旣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識荒  
落目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  
闈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



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妨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

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閫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遜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僞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爲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



千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  
詣闕奏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  
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  
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  
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况使執經入侍帷  
幄得以丐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

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  
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  
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  
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  
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  
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  
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  
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  
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  
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  
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  
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侍講  
恩命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  
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未安三具懇辭

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  
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幅別聽處分  
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  
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  
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  
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  
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



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  
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  
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祗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  
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既出除目隨頒誓以故常  
實為超躡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  
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  
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  
雖先犬馬退就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  
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  
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

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  
量度必至顛隳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  
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臣姑守舊官賜以  
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  
干冒宸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  
講恩命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輒加獎拔實以  
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



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闕俞音祇拜以還不勝感激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彊年歲之間少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隨衆霑恩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

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中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敷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



某官特爲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且得  
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  
幸頻有下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  
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  
躡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  
御翰墨俯賜褒諭今勿牢辭踈賤小臣分不當  
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  
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祇受訖今有奏狀  
一封稱謝得爲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  
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  
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  
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  
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  
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



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疆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祇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

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况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為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經帷晝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被譴卻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

揮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戇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况耳重目盲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祇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今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度協師



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

奏狀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  
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  
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允  
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寶儲  
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之重  
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  
臣以愚賤踈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

庶官無由入侍禁闈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  
是時固已自料衰病于闊勢必不能久奉清閒  
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  
紛紛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  
俾速祇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屬已下賢之意  
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  
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  
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  
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  
凡所關啓多蒙開納而臣慙愚迫切便欲致君



亮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於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鑑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釁咎已深不容滿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田兵委寄尤重亦豈自盲耳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

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瘼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爲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眷戀軒幄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



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  
主管西京國子監頤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  
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  
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  
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  
理臣今實以待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  
待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  
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  
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中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  
書省荀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  
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  
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  
無狀莫補豪分尚蒙寬恩假以秩祿即於私分  
已爲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况又  
寵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  
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  
還奉鴻慶香火其間敘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  
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



狀中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  
府面稟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  
被除書進職寶儲作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負  
病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  
明不敢逐一隴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  
福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  
實衰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日正月十四日

狀奏疑  
寫乙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之閣待制知江陵  
府恩命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  
待制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  
鴻慶宮臣已於本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祇受訖  
得辭閩寄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  
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鐫削  
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  
効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  
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  
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



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誼未能上達  
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員居未及兩月果以  
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  
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願以愚分實  
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望聖明洞照早  
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  
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辜罪章而於微臣進  
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費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尚未敢幫勘請給恭

俟報可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  
還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  
授前件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  
所乞追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冒據恐懼益深  
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  
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拜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  
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  
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  
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爲開陳俾遂所祈  
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  
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  
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  
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

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  
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講論之  
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  
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  
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  
旬意見闊踈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  
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  
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  
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  
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即



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顏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各臣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既竭聽未回

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廷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



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  
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  
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  
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  
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  
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  
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  
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

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頌別具申奏次謹先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  
欲乞守本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  
依條施行謹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

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  
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受



已又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  
祇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  
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  
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度官不敢專  
具奏牘遂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  
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捫  
心但知感激唯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  
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  
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為沾激況今疾病沈痼雖

未即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  
處兼覩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  
止帶修撰況臣罪戾方此投閑而所得職名過  
爲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  
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  
察愚衷參稽近比特降睿旨俾遂所祈則臣不  
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  
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  
令不敢更叨廩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  
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



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誥命磨勘轉官臣即已謝恩祇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為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仕今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己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

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毫分既領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辭過為矯激未能感格深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干天聽其間陳敘曲折援引比例極為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悃力



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  
愚昧識見數千旒屐久紊彝章招致人言重煩  
謹片則熹不勝千萬大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  
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求  
阜殯陵事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  
乞致仕伏蒙聖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  
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  
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求閑

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  
至之請顧臣何者可稱袞袞感激之深無言以  
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聰所  
辭職名亦已仰体睿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  
念去歲叨冒獲厠周行曾因集議求阜殯宮宴  
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臯慶受威  
靈以延運祚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  
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會  
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  
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



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祗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爲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踧踖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詐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

乞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議永阜殯宮蓋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會論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祗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煩言迷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俟嚴誅如蒙



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不勝千萬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  
尋奏陳乞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睿旨示以優賢  
之意社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假借超踰熹雖  
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  
亦擬拜受但以頃於殯陵嘗有妄議今見前後  
同為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  
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

拜命之後即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  
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踧踖無地  
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  
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愜輿議熹不  
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  
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  
待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以須嚴譴復蒙  
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實



近列使侍講筵即以迂踈寡陋資淺望輕懇辭  
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  
職名大爲超躡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  
須回納又致紛紛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  
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爲詳備  
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  
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爲入從之階異時若罷  
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  
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  
重賜親筆除臣宮觀旣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

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  
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鐫舊職自是之後  
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  
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  
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  
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  
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  
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  
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  
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



勝千萬大幸千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䟽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為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為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祇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䟽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頻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為敷奏申勅攸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



度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  
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  
䟽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  
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  
奏牘輒具公狀申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  
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  
緣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  
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  
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爲今歲年滿七十  
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  
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  
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  
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



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  
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  
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  
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  
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  
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  
因忝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  
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

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  
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薦越披訴欲望  
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今守本官致仕  
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煩吏議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空執筭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  
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  
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  
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



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  
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誓留遺  
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  
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  
與敷奏今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  
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  
始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

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乞  
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  
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  
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閭  
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  
當冒昧自求優逸遷延替故不爲依條保奏至  
二月半間方得申尚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  
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覓郎  
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  
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



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問得此狀  
三月末間尚未申到竊慮在路警違或是別有  
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  
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  
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劄  
申稟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  
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  
豫神人依賴鈞候起居萬福真罪戾孤蹤名在

謫籍化鈞無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  
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特為開陳即賜  
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  
意下使衰朽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  
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  
其為賜也大矣其為勸也廣矣然猶非為熹一  
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勅書且復在諭所  
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  
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熹獨幸得被此賜之  
為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喻者禮當修



具公啓略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  
短筭少見下誠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黃閣在望  
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  
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  
諸  
度無然猶至  
言也一節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三



